



江南文脉 □蔡圣昌

## 南浔古镇的楹联文化

漫步湖州南浔古镇，扑面而来的是浓浓的的文化古韵，这些韵味尤其体现在翰墨飘飞的楹联上。

步入张静江故居，悬挂中堂的一副对联映入眼帘，此联为孙中山赠给张静江：“满堂花醉三千客，一剑霜寒四十州。”诗原为唐五代十国时期贯休所作，题《献钱尚父》，其中三四句为“满堂花醉三千客，一剑霜寒四十州”，贯休称钱镠凭一把宝剑横扫江浙十四州，钱镠看后并不满意，嫌十四州太过小气，要求贯休将十四州改成四十州，贯休没答应，认为不符实际。孙中山将十四州改为四十州，无疑是表彰张静江的气魄和功绩。张静江在

孙中山革命最关键时慷慨相助，被孙中山称为“民国奇人”“革命圣人”。

故居大厅正中有两根黑色廊柱，廊柱上红色木板配上黑色行楷楹联，字体俊美，是帝师翁同龢笔迹。翁同龢生于1830年，江苏常熟人，因同治帝、光绪帝登基时均年幼，翁同龢担任师一职，先后辅导两任小皇帝。翁同龢的书法被誉为“同治、光绪间天下第一”。他的书法，古趣盎然，苍老雄浑，看似任意挥洒而又意境深远：

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，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。

大厅内近门首另有两根柱子上书谭延闿楹联。谭延闿（1880~1930），湖南茶陵人，生于杭州，晚清进士，民国以后追孙中山。是民国时期著名政治家、书法家。谭书法主攻颜体，有“近代颜书大家”之称。他献给张静江兄长张弁群的这副楹联充分展示颜体之美：

立德践行当四科之首，懿文硕学为百氏之宗。

位于南浔小莲庄西南侧的刘氏家庙，是南浔“四象”之首刘墉家族祖地。刘氏家庙共三进，依次为门厅、过厅、正厅。门首有两副楹联，第一副是刘家姻亲、世称徐相国的徐郷所书：“于兹冯神福禄返来，以彰懿德诗书是敦。”意思是荣华富贵都是命运安排，不必刻意去求，坚持“诗书是敦”才是要紧。徐郷出身书香之家，24岁中状元，一品大学士。徐郷擅书画，慈禧常谕徐郷字有福气，晚年御笔作画悉命徐郷题字。他为刘家所题的楹联采用隶书字体，线条流畅，丰润雍容，富贵大气。刘家跟徐家是姻亲，刘墉的小女儿嫁给徐郷的儿子徐华祥。1894年慈禧六十大寿，特设恩科，刘墉二公子刘锦藻参加会试，徐郷是三位主考官之一。

第二副楹联书在大门柱子上，为洋务派代表人物、晚清四大名臣之一左宗棠所题：“劲草疾风垂光奕叶，贞松寒雪流誉彤芬。”

门厅至过厅从南至北依次有三副楹联，一为军机大臣、刘家姻亲吴郁生所题：“食德有先畴族属自贻嘉穀种，旌贤光绰楔园名特达小莲庄。”

吴郁生（1854~1940），字蔚若，江苏吴县人。刘家跟吴家是儿女亲家，关系非常密切。1909年，刘墉孙女即刘锦藻大女儿刘承杏嫁吴郁生次子吴潜甫。

二为洋务派代表人物、“中国实业之父”盛宣怀所题：“示我周行克昌厥后，谁谓宋远日在兹。”盛宣怀（1844~1916），江苏常州人，秀才出身，1870年入李鸿章幕府，创办中国第一家民用航运轮船招商局，后主持创办企业和学校，被誉为“中国高等教育之父”。刘墉子刘俨庭（刘墉三子刘梯青儿子）娶盛宣怀第六女盛静颐。

盛宣怀楹联十六字全部摘录《诗经》。《诗经》曰“人之好我，示我周行”“燕及皇天，克昌厥后”“谁谓宋远，跂予望之”“无高高在上，陟降厥士，日监在兹”。他的意思是，天上每一天都在监督我们，我们为政必须要言行谨慎，不能够懈怠，做任何事情都要对得起人民。

三为东阁大学士、溥仪师傅陆润庠所题：“积德勤绍推序本原知奕世继明而出，灵芝挺生弥历意万为冠带理义之宗。”

陆润庠（1841~1915），元和（今江苏苏州）人，同治十三年（1874）状元，辛亥后任溥仪老师。他的书法清华朗润，意近欧、虞，慈禧作画常命其题志。

过厅左右两侧为两个偏厅，各有一副楹联，左为吴昌硕篆书，右为徐世昌草书。

徐世昌题联：“立德立功永作修身之准，克勤克俭无忘创业之艰。”

徐世昌（1855~1939），生于河

南，1886年中进士，先后授翰林院庶吉士、编修。后为李鸿章赏识，1905年授军机大臣，署理兵部尚书。1916年，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起用他为国务卿。1918年至1922年担任民国大总统。人称“翰林总统”。徐世昌精于书画，草书和行书都有相当水准。

吴昌硕题联：“俎豆生香，两世四贤从祀，诗书继美，一胞五子登科”。

第三进是正厅，正厅又称馨德堂，堂内供奉刘家祖先牌位。正厅门框楹联为南通状元张謇所题：

非文章学业，不能大其家，家嫩堪循，有中全传经，舍人订史；

唯孝友光明，庶几宅于本，宗英相勤，是君良筑堡，叔度遗书。

张謇，江苏南通人，生于1853年，为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。张謇和刘家关系密切，刘墉女婿蒋锡绅中举后到南通帮助刘墉料理生意，和张謇结识，他与张謇、刘锦藻三人在1890年同船从通州出发去京城参加会试，会试后均未录取但自此成为好朋友。后蒋锡绅的女儿嫁张謇儿子，成儿女亲家。“戊戌变法”失败后，光绪失去权势，张謇因为和光绪政治观点相近而受到慈禧排挤，后在张之洞的帮助下到南通办大生纱厂，从此开始实业救国，在江苏和上海创办多项民族企业，他的一生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国学小知识

## 古代对百姓都有哪些称呼

百姓是古代最常用来称呼普通民众的词，除此之外，关于百姓的称呼还有很多，比如黎民，《礼记·大学》载：“以能保我子孙黎民。”这里的黎民就解释为“众也”。与此相近的还有黎庶、黎首、黎元等，如杜甫名篇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中有诗句：“穷年忧黎元，叹息肠内热。”也有一种说法认为，这里的“黎”是“黑”的意思，与古代百姓所戴头巾有关，古时候百姓是将头发挽成髻，包上头巾，而当时规定百姓只能用黑色头巾，故称百姓为黎民。

黔首也是用来称呼老百姓的，这在战国比较流行。《吕氏春秋》《战国策》《韩非子》等书中就都出现过黔首这个词，“黔”即“黑”的意思，当时的老百姓不能戴冠，黑黑的头发露在外面，所以被称为“黔首”。另一种说法也是认为百姓只能用黑色头巾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于秦始皇二十六年“更名民曰黔首”。

古代社会等级森严，普通人只能穿着麻织的布，质粗而价低，所以“布衣”也成了百姓的代称。百姓又称作白衣、白士、白丁，是指没有功名的人，如刘禹锡《陋室铭》里就说：“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。”

除此之外，百姓还被称为庶民，庶也即众多的意思。另外，“氓”也是古代对百姓（多指失去土地从外迁来的居民）的称呼。如《诗经·卫风》中就有《氓》篇，写了一个负心的小伙子。而草民、生民、平民、民众、丁口也都有百姓的意思。

说文解字 □张天野

都说境遇不同，会有不一样的人生，而风骚和风雅这两个古老的语汇几乎同源，却因境遇不同，也有了不一样的“词生”。

为什么说风骚和风雅同源呢？古人以风骚和风雅泛指诗文，乃至泛指文学。熟悉文学史的朋友大多知道，风骚与风雅其实都源于两部先秦诗歌经典，《诗经》和《离骚》。《诗经》分三个部分，风、雅、颂。风是指不同地区的方言音乐，雅是指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，颂是指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。雅又分为大雅和小雅，大雅多为西周王室贵族的作品，主要歌颂周王室祖先乃至武王、宣王等人的功绩，小雅则与国风类似，内容很广泛丰富。所以有人也把《诗经》分为四个部分，相传宋朝时，辽使出使宋廷，苏东坡奉命接待，辽使出上联“三光日月星”，东坡以“四诗风雅颂”，用的就是这个典故。

屈原的《离骚》，是中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，是楚辞的集大成者，以至于后世将辞赋称为骚体。《离骚》为何称离骚呢？这有许多不同的说法，最著名的是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提出的离愁说，离是离去，骚是忧愁。

可是查一下典籍，骚指忧愁只有太史公的孤证，难道他搞错了吗？我们先来看骚的解释，《说文·马部》：“骚，摩马。”段玉裁注：“人曰骚，马曰摩，其意一也。”摩马就是刷马。骚同搔，这就解释了骚扰、骚动这些词的来历。古人好用通假字，骚有个通假字“搔”，这个字是个多音字，音骚时跟骚同义，音造时意思是忧愁。《集韻》上说：“七到切，音造。愁也。”笔者猜测，屈原原来用的是《离骚》，后来阴阳错通假成了《离骚》，这样太史公的解释就合理了。

笔者认为，风骚“堕落”的根源可能就着落在这个骚字上了。骚有时还同“癥”，这是一种病，有学者考证就是疥虫引起疥疮。患有疥疮的马，古人称骚马。骚马不安分，浑身痒，乱动。碰巧，风在中医上有时表示风疹，风、骚于是都跟痒扯上了关系。风骚本来很文雅，不知何时跟不庄重乱动相关了，渐渐又跟作风联系起来。终于，俗语中的风骚跟风雅彻底分道扬镳，成了一个很不正经的词。

## 宋朝是最富庶的王朝吗

人们常说宋朝“积弱积贫”。是否“积弱”暂且不谈，单就“积贫”而言，绝对是后人的偏见。因为事实上，宋朝乃历代最为富庶的一个王朝。宋之富庶，宋人自己也感受得到，真宗朝宰相王旦说：“国家承平久岁，兼并之民，徭役不及，坐取厚利。京城资产，百万（贯）者至多，十万而上，比比皆是。”往汴京的大街上随便扔一块石子，便能砸着一个腰缠十万贯的土豪。

不妨将宋朝跟其他朝代比较一下。汉朝人说：“百金，中人十家之产也。”再据《汉书·食货志》，“黄金重一斤，直钱万”，可知汉之“百金”（黄金一百斤），相当于一千贯钱。换言之，在汉代，1000贯钱是10户中产家庭的财产总量，那么一户中产之家的财产约为100贯。

那宋代的中产又有多少家产呢？一位北宋人说：“万缗，中人十家之产也。”一户中产家庭的财产为1000贯。另一位南宋人说：“三千缗，在今日亦中人之产也。”可见，家产3000贯才称得上中产。换言之，宋代一户中产的财产，是汉代中产家产的10倍乃至30倍。

所以宋人对汉朝的富豪颇瞧不上眼。一位叫作吴箕的南宋人说：“（司马迁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）所载富者，固曰甚盛，然求之近代，似不足道。樊嘉以五千万为天下高资。五千万钱在今日言之，才五万贯。中人之家，钱以五万计者多甚，何足论之于史？”汉代史书大书一笔的富翁，在宋朝不过是一个不足为道的中产而已。

后世的人又如何评价宋人的生活？来看明人王鏊《震泽长语摘抄》中的说法：“宋民间器物传至今者，皆极精巧。今人卤莽特甚，非特古今之性殊也。盖亦坐贫故耳。观宋人《梦华录》《武林旧事》，民间如此之奢，虽南渡犹然。近岁（指明朝）民间无隔宿之储，官府无经年之积，此其何故也？……古称天下之财

话事 □陈大新

## 可怜归去是张衡

晚唐诗僧齐己，一次路过张衡的故里，时值入春，天多阴雨，这一日忽然放晴，便作《春晴感兴》诗云：“连旬阴翳晓来晴，水满圆塘照日明。岸草短长边过客，江花红白里啼莺。野无征战时堪望，山有楼台好行。桑柘依依禾黍绿，可怜归去是张衡。”这首诗接连写景，尾联忽以一声感慨结之。连旬阴翳，春雨绵绵，致水满圆塘，突然放晴，故有岸草行人，江花啼莺。颈联略施文字技巧，以收一新耳目之效，“野无征战”写时难得，“山有楼台”写景堪赏。“桑柘依依”是诗人望见春日田园，想起了写下《归田赋》的张衡来。

张衡（78~139），字平子，东汉人，历任南阳太守、太史令、侍中、河间王相，后征拜尚书。张衡是著名科学家，创制了浑天仪、地动仪，赋也为有名，有《二京赋》《思玄赋》等。《归田赋》是他的一篇短赋，见《文选》，赋中有云：“于是仲春令月，时和气清。原隰郁茂，百草滋荣。王雎鼓翼，鸧鹒哀鸣。交颈颉颃，关关嘤嘤。于焉逍遙，聊以娛情。”齐己在久阴初晴的春日，触景生情，又是在张衡的家乡，自然而然想到了《归田赋》，脱口吟出：“可怜归去是张衡。”《归田赋》的最后一句：“苟纵心于物外，安知荣辱之所如？”心游物外，忘情荣辱，是老庄的意境，但与禅心是相通的，这也是诗僧齐己有所寄意的缘故。

齐己（约863~937），自号衡岳沙门，俗姓胡，名得生，长沙人，一说益阳人。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载，江南西道潭州中都督府，其属具有长沙、益阳。《五代史补》称，长沙有同庆寺，齐己七岁即为寺中牧牛。同庆寺僧多地广，佃户千余家，和齐己一起的放牛娃有不少，而齐己先天性颖悟，最为出色，往往以竹枝画牛背为小诗，众僧奇之，劝令出家。青年齐己聪敏逸伦，习学律仪之余，最爱吟咏，诗名在湘江间传开。当时湖南幕府里能诗的有徐东野、廖凝、刘昭禹等，都以才子自居，尤其徐东野，平时见到王公也不拘

齐己才高思远，无所不通，殆难及。众人都以徐东野为知言。可见，齐己当时已被名士推重。

齐己好游江海名山，一次过洞庭，秋高水落，君山如黛，湘川一条分明，欲吟一诗，因前辈许裳有《过洞庭》，恐不能过之，竟未落笔。有同行者说：“题洞庭，某诗绝矣。”齐己问是何句，答说：“可怜洞庭湖，恰到三冬无罥须。”这个玩笑以“湖”与胡子的“胡”同音，说到了冬天，洞庭湖冻上了，就不成为湖了。众人皆笑。事见孙光宪《北梦琐言》。

齐己与诗人郑谷的交往为一时佳话。阮阅《诗话总龟》载：郑谷晚年隐居江西宜春的仰山，齐己慕名往拜谒，先投诗云：“高名喧省闼，雅颂出吾唐。叠巘求秋望，无云到夕阳。自封修药院，别下着僧床。几梦朝中事，依依鵩鶲行。”郑读后回复说：“请改一字，方得相见。”齐己数日后再谒，改句云：“别扫着僧床”。郑谷嘉赏，结为诗友。郑谷又为齐己改《早梅》一字，颇传人口。

中年后，齐己渐息游踪，曾居长沙道林寺十年之久，有《怀潇湘即事寄友人》诗云：“漫野淫溼空蕩蕩，十年邻住听渔歌。城临远棹浮烟泊，寺近闲人泛月过。”这道林寺临近湘江，齐己在这里可枕涛声，听渔唱。之后往锡芦山东林寺，有《忆在匡庐日》诗云：“忆在匡庐日，秋风八月时。松声虎溪寺，塔影雁门师。”虎溪在庐山东林寺旁。龙德元年（921），齐己离开庐山赴蜀中，途中留于荆渚官居，居十余年，直到故去。

齐己操行自高，有“未尝将一字，容易渴诸侯”之语。他平时爱乐山水，破衲拥身，麻绳缠膝，有琴樽之好，性放逸，自称“青山一衲，白石孤禅”。书法为人所爱，传布四方。暮年时大病一场，于病后有《寄黄庭坚图兄弟》诗云：“僧外闲吟乐最清，年登八十蔑南荆。风骚作者为商确，道去碧云争几程。”不久圆寂，有《白莲集》十卷，今传。

“二十年来辨是非，榴花开处照宫闱。三春争及初春景，虎兕相逢大梦归。”“勘破三春景不长，缁衣顿改昔年妆。可怜绣户侯门女，独卧青灯古佛旁。”对于喜欢小说《红楼梦》的读者来说，这几句判词是不陌生的。前者为元春判词，后者为惜春判词。另外，秦可卿死前托梦给王熙凤，也曾说道：“三春去后诸芳尽，各自须寻各自门。”

《红楼梦》中其实有“四春”，指的是：贾元春、贾迎春、贾探春、贾惜春。不过，曹雪芹在判词中所写，实际上既指人，也指人生。如果要论起“三春”诗，想必朋友们最熟悉的还是孟郊的诗句：“临行密密缝，报得三春晖。”以“三春”入诗，形成了别有趣味的“三春”诗。

“三春”最普遍的定义，是指春天中的三个月。不过叫法稍有不同。一种指农历正月称孟春，二月

称仲春，三月称季春。唐代刘禹锡在《踏歌词四首·其四》中写道：“自从雪里唱新曲，直至三春花尽时。”“离恨属三春，佳期在十月。”白居易在《别毡帐火炉》中也留下过如是诗句。

另一种说法，指三月早春，四月仲春，五月暮春。实际上只是名字不同，时令上是相同的。“行乐三春时节，林花百和香。”唐代张仲素的《杂曲歌辞·春游曲三首》不但写出了诗人游春时看到的百花烂漫，而且把自己的快意之情也表达得淋漓尽致。而与此相反的是因为唐代诗人的刘希夷在《代悲白头翁》一诗中却写下了：“一朝卧病无相识，三春行乐在谁边。”卧病在床，不能出去尽享春光，自然不免心怀惆怅，无限落寞。

“三春”中的暮春已然时值春末夏初，所以诗人也多有在诗句中流露。唐代贞观盛世开创者唐太宗李世民在《赋得夏首启节》中写下过：“北阙三春晚，南荣九夏初。”同是皇帝的唐文宗李昂也在《暮春喜雨诗》中写有：“渐侵九夏节，复在三春时。”

另一种说法，指三月早春，四月仲春，五月暮春。实际上只是名字不同，时令上是相同的。“行乐三春时节，林花百和香。”唐代张仲素的《杂曲歌辞·春游曲三首》不但写出了诗人游春时看到的百花烂漫，而且把自己的快意之情也表达得淋漓尽致。而与此相反的是因为唐代诗人的刘希夷在《代悲白头翁》一诗中却写下了：“一朝卧病无相识，三春行乐在谁边。”卧病在床，不能出去尽享春光，自然不免心怀惆怅，无限落寞。

“三春”中的暮春已然时值春末夏初，所以诗人也多有在诗句中流露。唐代贞观盛世开创者唐太宗李世民在《赋得夏首启节》中写下过：“北阙三春晚，南荣九夏初。”同是皇帝的唐文宗李昂也在《暮春喜雨诗》中写有：“渐侵九夏节，复在三春时。”